

一切「可以」错乱而却又恰如其分——谈许哲瑜麦克风试音 I、II
印卡

事实上黄国峻在临走前写给母亲的散文〈报平安〉没有收录在《麦克风试音》这本书当中。许哲瑜以「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为名的展览中，试图以透过《麦克风试音》的诙谐作为作品的理念，也许是谈到了〈报平安〉与作家生平的巧合，反倒传播途径中，阴错阳差使得这篇书信散文取代了〈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地位。像是〈还有什么话要说〉中，「当然如果病床旁没有亲人陪伴，也许我还可以说几个黄色笑话骚扰一下护士小姐，反正等他要控告我时，我早就已经死了。」这样的话，对于生命面貌的各种调侃，虽然不及〈报平安〉中更为荒谬、更为浮夸。普通人读到：「我本来是写给六姨妈，但是她在国税局上班，我在信上会忍不住一直批评财政部长的政策和发型。我很感谢阿姨，她以前常鼓励我去玩摇滚乐，也许她有嬉皮的灵魂，想要藉我来达成梦想。可是没办法，我才要去上第二堂电吉他课，没想到吉他老师就在家中开枪自杀了，享年二十九。后来学费虽然有退还，但是钱还是全花在参加葬礼的西装上。」大概觉得阿杂之外，会在黄国峻带着鲁蛇气息一连串政治不正确的话上打颤吧。

关于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关系上，除去许多艺术家透过文学作品发想，剩下的也许稍有点耳闻的，如2012年开始惠特尼美术馆都会举办《白鲸记》马拉松朗读，今年度的活动也已经展开，或是英国大英博物馆时常也会举办诗人走进博物馆的演讲，甚至去年高美馆曾经让诗人与艺术家对话「诗与艺，手牵手」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始终还是停留在文学推广的层次，因此要说起这一次许哲瑜的展览与《麦克风试音》的关系，除了对于死亡论述与死亡本身的巧合之外，许哲瑜这个展览大概是这几年在台湾当代艺术场域中，少数当代艺术跟台湾文学文本有直接关联的展览，用手指来数的话，大概就是哆啦A梦的等级吧。

如果说许哲瑜以「麦克风试音」、「麦克风试音第二部分」讨论死亡，倒不如说是借由这一些非自然性的死亡，许哲瑜这两个异地展览的作品讨论了语言的（不）在场的共享。列维纳斯说的：「死亡是使得能被思考者变成能被思考的那个东西的终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被思考到的。人们甚至不能再说死亡就是虚无，因为，虚无和存在都涉及理解——当死亡不涉及做为一种屈从于消亡的存有者的人，而涉及存有之理解本身时，死亡的问题是无法理解的。这一终局在智性中找不到模式。」也因此，当「麦克风试音」将一般文学文本的〈报平安〉作为一整体预言的时候，任何形式的死亡与抵消，被原本不该持有的发言者所发言时，文体与作者，论述与发言者之间不可取代的关系就清楚起来。可以说〈报平安〉的预言特性、「麦克风试音：告别式」电话中袁哲生的〈送行〉或是「麦克风试音第二部分」母亲对于新闻报导中的死亡事件到许哲瑜的爷爷自杀事件，我们可以说这虽都出于一种吊念，但任何语言上产生魔力的效果却都来自于死亡经验的不共享、但语言层次上却看似是共享的吊诡。

语言同一，但经验不同一的现象，说起来像废话，但从许哲瑜透露袁志杰在整个艺术计画中到最后深究爷爷喝农药自杀开始对于语言感觉到某种再现的伦理性，或说为什么许哲瑜可以有资格重述他爷爷的死亡呢？这里语言在死亡面前所呈现「作者权」与事件「本真性」的冲突是其一，语言共享与死亡殊异性的矛盾是其二，记忆非实存的特性与他人经验的鸿沟是其三。而许哲瑜这一次「麦克风试音」正是揭橥了一种语言甚至影像共同体对经验介入的不可能，但得提醒的是这种不可能也往往是各种艺术类种运作的机制。

在其录像作品的形式中，「麦克风试音」透过陈琬尹口述袁志杰、陈良慧和罗天好一方面是表达了前述讨论语言证词与事件的矛盾，讲著自身家族史的「证言」。在录像风格上，许哲瑜往往以白描动画人物取代真实人物的形象。过去林怡秀曾在〈化名者的现身，示意图的生产与后设拆解〉提到「货币身体魅影」的概念，是否这也可以让我们不仅仅靠布希亚讨论文化消费到影像拟真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地借由「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提问影像技术在近一百年后逐渐主题化、形成一

种可以讨论的影像语言。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著作《想像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叙事学》，或是简奈特（Gérard Genette）在《转喻》以电影为例，影像在当代符码化已经是稀松平常。当影像的绘画性逐渐流失之时，我们在「麦克风试音」作品面前或许更可直接提问：影像在当代已经是一种在沙特意义下像文学语言一样的非感觉艺术吗？又或者近年来录像艺术的叙事转向有更深刻关于影像语言在社会中感知结构彻底转向的问题存在着呢？而《致信黄国峻》幕中陈良慧在空间中出现的真实背影或是许哲瑜在镜子中出现的真实面容，我们可以看作是影像本身绘画性的一种反抗吗？

同时就像是在「麦克风试音第二部分：母亲的信」思考着一名声称艺术家的强奸他人事件、意外身亡的命案、描述爷爷葬礼情景的录音档以及神明听的复制画肖像，除了探问真实与其失能之外，若以文学视角来说，许哲瑜类型化的漫画塑像到采用的新闻体裁甚至他所采用的录像形式，指向的是一种文体（genre）彼此间的虚构（fiction / forger）的熔铸。而正是这样的感知结构才在去年燃烧了散文本真性与否的文学论战。必须老实说，任何文体本身都有其运作的内在机制，文学与新闻、虚构影像与社会纪录片透过与真实不同的距离维持着其内部的文体自律性，但这在台湾的社会中有时又吊诡地不被相信。「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就是这样真切的例子，我会更强硬地说，透过陌生第三者的转述与添加细节、艺术家动画拟态的重制，它并不是介于真实与记忆之间，它就是第三人转述的故事：当它使用新闻语汇，它就是新闻，以录像作品出现，就成为了作品。「麦克风试音第二部分：母亲的信」则是更进一步逐步远离死亡，转往艺术家机制的反思。就像黄国峻在《麦克风试音》〈不可把生命只看成一百多磅重〉结尾这样逗趣地讲著：「因为书中有几段虚构的性历险，我总不会笨到去认领吧。」他直指著文学与艺术根本的力量，「虚构」永远是艺术的通行证。

=====

【印卡】

七年级诗人，《秘密读者》编委，诗歌作品散见于《自由时报》、《字花》、《卫生纸》、《创世纪》等刊物，曾被收录于合集《港澳台八十后诗人选集》，著有诗集《Rorschach Inkblot》。